



# 天降的书信

□ 阿 成

客居四季常夏的海南岛，到了冬天，常常会怀念故乡的雪。异乡异客，无论是走在南国椰林里还是烂漫花丛中，阅读之余，送客之后，尤其是一个人独处时，那故乡的雪哟，便纷纷扬扬在脑海中飘洒下来。一瞬间，刺骨的寒、怡人的爽，袭进了灵魂，萦绕在身体里，窸窸窣窣，久久不绝。早年，曾有诗人把片片雪花看作是“天降的书信”。只有在雪国生活过的人，才会有如此比喻。

倏忽之间，悄然来到横道河子。这个地处黑龙江省海林市的小镇，坐落在群山怀抱之中，数十座洋气的别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俨然一个童话世界。河水湍急，老式蒸汽机车从远方朝着小镇的方向缓缓驶来——这便是我的故乡，我的出生地。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儿时的家坐落在东边的半山坡上，那里是小镇上最早能够看到玫瑰色朝阳升起的地方。初升的旭日躲在枝丫稀疏的丛林后面，像一幅精美的木版画。

每到雪季，大雪封门。小镇居民凌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扫雪。厚厚的大雪呀，总有两三尺厚。放眼望去，周围的山林，山坡下那一处处冒着炊烟的住宅，还有铁路机车库，都披上了厚厚的白雪。这是上天的杰作。那条穿镇而过的横道河，已然被大雪掩盖得时有时无，似一只跳跃的银狐。远处，铁路员工正在清理铁路线上的积雪。可雪还在纷纷扬扬地地下着啊。皑皑的白雪，将小镇变成了银色的世界——银色的山林，银色的房子，银色的街道，甚至连行人都是银色的。

只有生活在雪镇里的人们，才能体验清扫积雪的快乐。院子里的雪先不去管它，先清扫出一条下山的小道来。雪如此之厚，清出的雪道俨然一条战壕。雪的战壕里充满孩子们的笑声。这是孩子们的快乐时光，女孩伸出舌头接天上飘下来的雪花品尝，男孩打雪仗、滚雪球，甚至抓起雪来吃。大人们才不管孩子们怎么疯呢，只要清出雪道就好。一声悠长的火车汽笛声回荡在山谷之中。远道而来的蒸汽机车披着厚厚的霜雪，喷着大团大团的蒸汽，缓缓驶进了小镇。孩子们停止了游戏，静静地看着，随后，欢快地向车厢里的旅客挥手。火车终于停了下来。大人和孩子都凝神看着，看看有谁向山坡上走来。倘若有人向山坡上走来，孩子们便会欢快地跳着喊：“回家——回家——回家——”调皮的孩子还会喊：“酸菜馅儿饺子，油煎黏豆包，鹿肉丸子汤，牛肉苏泊汤……”然后一起蹦着跳着唱起儿歌。

早饭过后，孩子们开始清扫院子里的雪。与其说是扫雪，莫如说是在院子里做游戏、堆雪人、造雪屋，甚至帮大人砌雪窖。要知道，雪窖里可以储藏各种冻货，野猪肉、狍子肉、鹿肉，冰冻的小河鱼、林蛙，还有冻豆腐、冻饺子，甚至可以把新鲜蔬菜放在里面冻藏。还有大列巴、冻梨、冻苹果、冻柿子这些孩子们的“冰点”。雪窖可是天然的大冰箱，能保持食品的新鲜。记得有一位朋友问我，他在小镇买了一个大列巴，太大了，吃不了可咋办？我告诉他，可以放在家里冰箱冷冻层保存起来。吃的时候，让它自然解冻，依然能保持原有的新鲜。至于冷冻的蔬菜，那是小镇人尤其喜欢吃的，将其解冻后，用热水焯一下，蘸大酱吃，特别好吃。

故乡是我率真生命的起点。大雪飘落兮，常让我夜不能寐。每到冬季，我都巴望着有机会回故乡小镇。在雪地里打一个滚儿，让凛冽的风痛痛快快地吹拂我、冰冻我；让漫天的雪花落在我的脸上，化成甘甜的水珠，头发上、睫毛上都结满白色的霜。这漫天的大雪让我忘掉了所有的烦恼和不愉快。对于横道河子的人来说，度过一个这样的冬天，这一年就已经完美。

只是，先前的房子已几易其主，或是成了民宿，或是成了画家、艺术家的创作室。不过，我永远是雪镇的后裔。横道河子的老街坊、老邻居和儿时的玩伴，他们还生活在这里。不管我到谁家去，那家主人都会邀请我在温暖的屋子里，围坐在俄式壁炉旁，烤着火，喝上一杯热奶茶、热咖啡。这是我想要的生活。还是诗人说得好，这漫天飘落的雪花就是一本封天降的书信。在我看来，它们更是一封封来自故乡的家书，呼唤着远方的儿女，“回家——回家——回家——”

（摘自2025年1月13日《人民日报》）

□ 图片来源网络

□ 本版联系电话：0939—8210855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中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

# 韭菜合子

□ 张晓风

我有时候绕路跑到信义路四段，专为买几个韭菜合子。

我不喜欢油炸的那种，我喜欢干炕的。买韭菜合子的时候，心情照例是开朗的，即使排队等也觉高兴——因为毕竟证明吾道不孤，有那么多人喜欢它！我喜欢看那两个人合作无间，一个擀，一个炕，那种美好的搭配间仿佛有一种韵律似的，那种和谐不下于钟跟鼓的完美韵律，或日跟夜的循环交错的完美韵律。

我其实并不喜欢韭菜的冲味，但却仍旧去买——只是因为喜欢买，喜欢看热烫鼓腹的合子被一把长铁叉翻取出来的刹那。

我又喜欢“合子”那两个字，一切“有容”的食物都令我觉得神秘有趣，像包子、饺子、春卷，都各自含容着一个奇异的小世界，像宇宙包容着银河，一只合子也包容着一片小小的乾坤。

合子是北方的食物，一口咬下去仿佛能咀嚼整个河套平原，那些麦田，那些杂粮，那些硬茧的手！那些一场骤雨乍过后后院里新剪的春韭。

有一次，我找到漳州街，去买山东煎饼（一种杂粮混制的极薄的饼），但去晚了，房子拆了，我惆怅地站在路边，看那跋扈的大厦傲然地在搭钢筋，我不知到哪里去找那失落的饼。

而非菜合子侥幸还在满街贩卖。

我是去买一样吃食吗？抑或是去找寻一截可以摸可以嚼的乡愁？

（摘自名家经典美文欣赏）

# 镇定自若

□ 戴建业

谢安是一位让无数人倾倒的政治家，既风流儒雅又稳健老练，既有潇洒迷人的个性又有令人惊叹的功业，是东晋中期政坛上的中流砥柱。他在朝主政时，“强敌寇境，边书续至，梁、益不守，樊、邓陷没，安每镇以和靖，御以长算”。其实，他不仅能在棘手的军国大事上“镇以和靖”，即使平时游赏时也同样镇定自持。

《世说新语》中有一则谢安与众人泛海出游的故事。与谢安一起泛海的是当时文艺、学术、宗教界的名流，包括书法家王羲之、文学家孙绰、玄学家许询、高僧支道林等。要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纵一叶扁舟于蓝色的大海，或谈玄论道，或品诗论文，或叩舷长啸，的确有说不尽的风雅。可是，偏偏天公不与这群名流雅士作美，他们的船刚入海就“风起云涌”，船在咆哮的海面上左右颠簸，孙绰、王羲之等人脸色陡变，一齐高喊赶快掉转船头。天气的突变，以及“孙、王诸人”在突变中的慌乱，衬托出谢安此刻的神态反应，“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王”通“旺”字，“方王”是说谢安正在兴头上，在洪波涌起的海涛中悠然吟啸不语，神态是那样陶醉、专注。平时谈笑风生而此时乱作一团的诸公都把目光投向了谢太傅，只见他“貌闲意说，犹去不止”。在波浪滔天的大海他胜似闲庭信步，岂止没有回头的意思，还让人将船不停地向海中划去。

前面只是天刚变脸时的一幕，更严峻的考验还在后头。“既风转急，浪猛”，眼看有葬身海底的危险，诸人有点魂不附体，这时他们“皆喧动不坐”——命都快要保不住了，还坐得安稳吗？谢安自然也意识到了处境的危险，他不可能拿性命开玩笑，如果这时还要让船“犹去不止”，那就不是沉着而是莽撞了。不过，即使意识到了处境的险恶，他还是那样从容冷静。“公徐云：‘如此，将无归？’”“将无”是魏晋人的口语，表示委婉商量的语气。他用徐缓的语调对大家说：“现在这种情况，我看还是回去吧？”谢安此时成了诸人的依靠，一听到他说“将无归”，众人好像死里逃生似的长吁了一口气，立即“承响而回”。

故事的最后两句是画龙点睛之笔：“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一个在生死关头犹能从容不迫的人，一个在风急浪涌的海面犹能镇定自若的人，在未来的政治旋涡之中，在强敌压境的危急时刻，一定能成为国家稳定的磐石，成为朝野仰赖的重心。

（摘自《戴建业精读世说新语》上海文艺出版社）



# 亲情留下的“空洞”

□ 刘荒田

临近春节，外出的儿女带着自己的家人回到村里，和父母团聚。老人家无疑是成功的，养育的儿女至少三个都上了大学，在城里安家，有体面的工作，有车子、房子和第三代。他们都孝顺，开车或搭飞机，准时赶到。一年到头，老两口最盼望的日子就此拉开序幕。他们站在村口迎接，随后前呼后拥地往家走。巷子口站着的乡亲，无不投以艳羡的目光。老人家准备充足，不愁人口暴增多倍。笼里有的是大阉鸡和肥鹅，腊肉成排挂着。知道老爸脾性的孩子带回好酒，老妈妈也接到丰盛的礼物。

吃，是主人的拿手项目，团聚的重头戏。除夕，丰盛无比的团年饭吃过，男人们带点醉意，抽烟，拉呱。小姑子和嫂嫂缠着女主人说东家长西家短之外，还得暗里较劲，看谁家活得“最体面”。孩子读哪家学校，成绩和比赛得什么奖，是要抖落的。三四家人的孩子，平日各居一方，至多是视频上见面，乍见面，说个没完，玩闹得起劲。

以血缘维系的一群，新鲜劲维持一天、两天，说够了，吃饱喝足了，各寻生路。此刻，所有年龄段的人都承认，爸爸妈妈再亲切，爷爷奶奶再慈祥，都比不上手机。打游戏，上微信、朋友圈晒照片，看抖音……老两口目睹这一切，是困惑，是尴尬，是难堪，还是欣慰？难说。不敢抱怨就是了。都回来了，还想怎么样？何况还有得忙，厨房里如山的脏碗碟和酒杯，院子里满地鸡毛，老太太拼着腰腿痛，非到半夜干不赢。闺女、媳妇要帮忙，被她以“你们不知道东西放哪”为理由推走了。大男人理所当然地当大爷。城里住惯的小字辈，娇生惯养，指望他们干家务？

连具典型意义的春节团聚，哪怕才短短几天，也无法把亲情安顿妥当，遑论平日？可见任何情感，短暂的高潮过去后，维持并不容易。

亲情须体现在感情和思想的充分交流，而闹哄哄的场合于私房话并不合宜。我和儿子之间具深度的谈话，是他32岁那年，我约他去一家酒吧，对喝啤酒，以男人对男人的身份对话，焦点是他的婚姻大事。十多年前，和二三十岁的女儿谈心，最佳场合是车内，我得找个理由送她去上班，路上无拘无束地谈，我借此“套出”她的秘密，从个人经济状况到择偶，进而提供建议。我须说英语，否则他们不能无障碍地表达。更要紧的是“必须如何”的教训口吻须戒除。阖家团聚，于一些中国大家长是施以庭训的唯一机会，指手画脚一番，晚辈唯唯，心里却藏一句：你有完没完？

其次，亲情须通过共同参与来培植。我和两个孙子之间，予我深刻印象的互动，发生在三个月前，我和老妻驾车一个小时去他们家。大孙子和我坐在后院的亭子里，谈了好久。他上四年级，爱读书，对很少见上面的祖父很是尊敬，而他老子六岁前在家乡，以顽皮著称，被他祖父即我父亲溺爱。不过，停留在有问有答的层次，算不上平等。随后，我伏在地上，和他以及他弟弟玩积木，一起“建造”一个车站，大的动手，小的指挥，三人都极为投入。

第三是留下私人空间。这是我们容易忽略的。亲人团聚，并非一天到晚厮守，要讲究张弛、疏密。洋谚云，朋友如鱼，在家里放三天就发臭。套用于亲情，如果团聚多天，“在一起”最好有间隔，比如每一次一两个小时。能够扎堆玩，打麻将，打球，做游戏，看戏，那最好，不必设限。如果是短聚，最好为大人小孩都预备些节目。

关于亲人团聚，这生命中的华彩乐段，难道只有赞叹？大餐吃过，看着满桌狼藉，眼前，孙儿女嬉闹不休，你暗里皱眉，心里说：快回家吧！

时间到了，你把亲人们送上车，挥别时长吁一口气，终于可以回到正轨了！开始前热切地期盼，进行时快乐和厌烦兼而有之，结束后，满足中有“不过如此”的失落。为此，你暗里痛斥自己没心没肺，却要承认是本性使然。

古罗马大思想家《忏悔录》作者奥古斯丁说：“人有一个永不满足的巨大空洞，是神造人时为自己而留下的。”

亲情留下空洞，是必然的。问题是怎么样填充。

（摘自2024年1月25日《羊城晚报》）

# 晚饭后 给人讲的故事

□ 张 生

汪曾祺的小说就像是“晚饭后”给人讲的“故事”，这些不起眼的小事让人在片刻的余暇中得到愉快和温馨的安慰。

汪曾祺的小说有一种难得的“亲近感”，这种亲近感，既来自他的小说语言的家常化和故事的日常化，也来自他的小说人物的普通化和生活的世俗化，当然，更是来自他的小说所给予的那种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善意和温暖。看他的那些被人称道的小说的感觉，如果用他在小说《受戒》里所引用的一副“万年红”的对联来说，就是“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

汪曾祺的小说的语言虽然俭省，但并不生硬，用的都是人们日常生活里的闲言碎语，给人一种如话家常的感觉。当然，有时汪曾祺也会露出“马脚”，像《异秉》中说酱园的食客张汉长得像“伏尔泰”，就有点“穿帮”，让人忽然从苏北小镇跳到了法兰西，不过还好这样让人“出戏”的语言并不多。而他就用这样的闲言碎语讲着那些动人的故事，他不疾不徐，娓娓道来，没有过多的感慨，也没有过多的伤感。因为他讲的故事并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大多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的小事。但他讲的那些不离百姓生活日用的小事，却折射出人们的生活的习惯，艰辛和坦然。《异秉》中写卖熏烧的老板王二的发家史，写卖烟的师傅的刨烟，写药店的人每日的劳作，《受戒》里讲和尚放焰口，偷鸡贼用铜蜻蜓偷鸡等，就是这样的例子。而《岁寒三友》里的绒线店的王瘦吾女儿因为家穷买不起白球鞋不能参加学校的运动会，妈妈为了满足女儿的愿望，连夜做了双白鞋面运动鞋的情节，不由得让人感觉既心酸又温馨，可这岂不正是普通人从来都不容易的日常生活的写真？

与这些日常小事相关的是，汪曾祺的小说人物也都是很普通的小人物，这些人虽然形形色色，有赶车的车夫、药店的伙计、小庙的和尚、唱戏的艺人，或者如《岁寒三友》里的开绒线店、炮仗店和画画的三个穷朋友，也都是些“说不上，说不下”的人。这些人虽然不是什么叱咤风云的人物，可他们与我们似乎没有距离，似乎就生活在我们的身边，给人以油然而生的亲切感。而从这些普通人身上，又可以看出这些小人物的人情之美。《塞下人物记》中助人为乐不求回报的赶车人陈银娃，为了不让火车出事故而拼命搬运堵住铁轨的杉篙的搬运工王大力，还有他脱力去世后那些每月凑钱帮助他的媳妇和孩子的同伴等，都是这样的具有美好品性的普通人。《岁寒三友》里的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三个人自己的日子过得好好时坏，可热心公益事业，总是在需要时捐款助力，而靳彝甫在王瘦吾和陶虎臣落难时毅然将自己珍藏多年的田黄石卖掉，以接济两个老友的生活，更是让人感动。

当然，这些人物有的也有一些传奇色彩。但汪曾祺却又时刻注意不让这些人的传奇性影响人的真实性和普通性，总是一边在讲述其传奇性，同时又在解构，让他们真实地生活在生活中。

汪曾祺小说还有个特点，那就是他喜欢在小说里顺口提到很多事关生活的世俗的“知识”。他在写人叙事时，并不直奔主题，而是枝枝蔓蔓，把各种相关的中国人的生活知识信手拈来，随意编织在小说中，让人感到琳琅满目。像《受戒》中，讲到明海从小就定了要出家时，就随口说到有的地方出驹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还有的地方出箍桶和弹棉花的人，以及画匠等。还有《岁寒三友》里讲到做花炮的王瘦吾做绳子和草帽的知識，乡村画师靳彝甫的各种画面的知识，还有陶虎臣放烟火的知识等，甚至《大淦记事》里的打锡器的知识，汪曾祺侃侃而谈，涉笔成趣。他在小说里带出来的这些世俗的知识，都是“在情在理”的，实实在在的中国人体的生存的方式和生存的智慧，从中也让人感到汪曾祺对世事的洞明，对国人文化的深刻的把握。

汪曾祺说，自己的小说都是“小品”，他也只能写些“小品”。“小品”是个佛学用语，指的是佛经的简写本，但是，这简略的小品却是去芜存菁之作，所存留的经书的精华和妙义所在，也就是佛家所说的“一滴水中有八万四千虫”，也是所谓的，“一叶一菩提，一花一世界”，从中窥见的是人生的真相。而且，他的小说虽然写的是俗世的人和俗世的事，可却给人一种“小而雅”的感觉。

这些年汪曾祺的小说忽然“热”了起来，有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对人与人之间关系越来越局促的伤感，对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越来越没有闲暇放松感到的疲惫所致。汪曾祺的小说就像是“晚饭后”给人讲的“故事”，这些故事大都不是什么历史风云的变迁之类的宏大叙事，而是似乎曾经发生在我们的亲人之间，或正在发生于我们的朋友之间的小事。可正是这些不起眼的小事让人在劳作了一天后，得以在这片刻的余暇中得到愉快和温馨的安慰。他的《晚饭后》这篇小说里，讲述的戏曲演员郭庆春和青梅竹马的恋人许招弟在时代变动下命运的变迁，这里有普通人的悲欢离合，有人与人之间相互扶持的温暖的情感，这些都让人感到温馨，感动和愉悦。而汪曾祺的小说也因此构建了一个我们中国人所熟悉和向往的有情有义的世界。

虽然既短暂又漫长的人生有时难免给人以“寂寞”甚至“荒凉”之感，可是人们却不乏彼此之间相互渴望和给予的“温暖”。也许，正是这从人性深处所迸发出来的善良和爱意，才是汪曾祺的小说吸引人的原因吧。

（摘自2024年12月12日《夜光杯》）